

写在前面

在县委的领导下，我会编辑出版的《习水县文史资料选辑》，是以党的十二大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的思想旗帜、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教导，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通过对《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出版，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特点；为发掘和整理我县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对研究近代史和现代史以及编写县志提供参考资料；同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选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丰富《选辑》内容，提高《选辑》质量，我们热情欢迎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为《选辑》撰写稿件，特别欢迎回忆整理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或撰写当年和自己共事的同志和朋友在历史事件中有价值的史料。如果本人执笔有困难者，可以口述托人代笔整理。

文史资料稿件，题材不限，体裁不论，篇幅可长可短，可以撰写全面系统的史料，也可以撰写专题性的史料或某个片断。整理撰写史料，要求内容具体翔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史实不能夸大缩小，对历史人物不能偏见褒贬。撰

写史料的时限为戊戌变法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延续到“文革”前夜。

《习水文史资料选辑》内发表的稿件，不是定论的文章，允许多说并存，欢迎补充更正。

稿件请寄贵州省习水县文史办公室。稿件署名听便，但必须写明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寄给本会的文史资料稿件因系资料，无论采用与否，均按规定敬奉薄酬。

编者

目 录

回顾习水解放

- 难忘的习水……………李贤雄 (1)
- 习水县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四次转移……………向 前 (17)
- 醒民区清匪建政经过……………袁廷华 (24)
- 黎明时的战斗
- 土城保卫战之二……………袁诺亚 袁廷华回忆 (43)
陈 万 敏整理
- 黔北大匪穴李家寨始末……………黄永龙采写 (52)
- 残匪落网记……………黄永龙采写 (63)
- 附：有关李家寨口碑资料……………陈 钧 朱国良等 (68)
- 土城镇今昔风貌……………何启富 陈万敏 (74)

地方史略 秉笔直书

- 习水县城关镇史略……………谢永松 (85)
- 旧日记事 (四则) ……徐世熙等供稿 张计于整理 (101)
- 昔日土城镇容实况……………莫于勋 (108)
- 简述解放前良村区的文化教育……………徐世熙 (113)
- 良村区的行政区划概述……………徐世熙 (116)
- 解放前的民众教育馆……………张计于 (119)
- 原习水县城官渡镇街道的演变……………谢永松 (122)
- 解放前习水在全省实业展览会上的展品……………谢永松 (125)

解放前习水《民声报》简介.....	谭智勇 (129)
赵述诚与土城兵工厂.....	禹明先 (133)
附：土城兵工厂部分口碑资料	

...毛应清 杨安定 许三兴 口述禹明先记录 (140)

历 史 物	忆袁健如同志.....	袁俊仪 陈万敏 (144)
	张华封先生事略.....	张桂江 (155)

回忆录选段

在民族大家庭里幸福成长.....	游仁品 (彝族) (165)
习水一中三年琐记.....	何启富 (168)
我所知道的盐务概况.....	袁 阶 (173)
抚今追昔话辛酸.....	宋淮宾 (180)

习水之最 (选载) 本文往整理

杉树王.....	(183)
二郎教堂.....	(183)
黄杉岩峰.....	(183)
习水河.....	(183)
孔岩大洞.....	(184)
莲花洞.....	(184)
天堂沟发电站.....	(184)

城镇平面图与照片

习水县城平面图.....	禹明先绘制 (目录后)
习水县城全景.....	周东亚摄 (93)

习水县城五星街口.....	黄永龙摄 (93)
习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一角.....	黄永龙摄 (93)
李家寨照片二张.....	江 河摄 (62)
习水县土城镇平面图.....	高明先绘制 (81)
土城镇小景.....	熊洪涛摄 (79)
土城镇黄金大桥.....	熊洪涛摄 (83)
封面设计.....	高明先
封面题字.....	王德超

习水县城关镇史略

谢咏松

习水县城关镇古称东皇殿，因场东有东岳庙而得名。东皇殿原系习水县第三区公所所在地，距原习水县城官渡一百二十华里，有牯牛背、九层岩等山矗立其间，绵亘数十里，与东面的青溪、红岩，西面的天鹅诸山相对峙，构成两个各长数十里的狭窄山谷，东有“仙人照影”、大白塘等险阻，西有长嵌、半边塘诸要塞，从官渡到东皇道路崎岖，溪流湍急，关山难越，跋涉困难，行人裹足，因而百余年来，东皇的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

习水县城（城关镇），东有龙箐，南有坭堰，西有关坪，北有箐口，四面群山环抱着中央横竖各五、六公里的高原上的盆地。东皇殿街道就建筑在这个盆地中间，海拔约一千一百公尺左右，气候比较寒冷。在军阀割据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期间，肆意压迫剥削人民，使农业落后、商业萧条的东皇殿成为习水穷乡僻壤的一个角落，具有贵州“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的典型特征。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东皇殿除东岳庙（现防疫站）和火神庙（现东皇区政府）、禹王宫（现东皇区法庭）、万寿宫几座古庙外，街上只有十几家住户，以经营旅栈饭馆

谋生。后来，四川安岳、遂宁、永川、合江等县的小商小贩来黔贸易，感到此地民风朴实，好做生意，森林茂密，建造也很方便，且地下蕴藏丰富的煤、铁，若能进行开采，前途大有可为，于是亲串亲，邻串邻，相率来东皇贸易，资本由少变多，获利多的，为了避免跋涉艰难，即在东皇建屋定居，由行商改为坐贾。

嘉（庆）道（光）以迄光（绪）宣（统），百余年来，川籍商人来东皇经营落户者逐渐增加，人口繁衍，街道也应扩建。一九三二年，笔者在东皇（习水县第五高小）任教，那时东皇殿街上已有一四百户人家，南起小溪的石拱桥（今新华桥），北至榨子口（今三区供销社土产收购处），当时街道多为土木结构的平房，街心搭凉厅，两边都是未经石砌的阴沟，到处污泥积滞，街道高低不平，垃圾遍地，特别是由现在的第一饭店至新华桥那一段老街，房屋狭窄矮小，有很多草房和杉皮盖的房屋夹杂其间，街上两人并行时，就有肩摩踵接之虞。当时的东皇殿，根本谈不上什么整洁的市容，只不过是荒凉的原野中一小窜蜗居倒棚而已。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反动政权侵入西南，打破了过去川、滇、黔军阀割据的局面。由于反动政令的暂时得到统一，西南各省的货物交流，日渐频繁，为了适应商业的发展，一九四〇年，东皇殿的街道，由私人购地基建房日益延伸，由濛田湾修对面铺面到现在的农机厂，当时这段街道叫做新街。为了整齐划一，撤掉了老街的凉厅，填平了污秽的阴沟，填高补低，凿石铺路，使参差陋滥的东皇殿街道，完全成为石板铺的街面，初具市容，成为东皇盆地上的小场镇。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习水设县后，东皇殿由赤水

划归习水，按行政区划为习水县的第三区，由于距县城穹远，在反动派统治时期，地域之见很深，加以反动政府，只知压迫剥削人民，根本不懂什么叫建设地方，为人民造福，偏僻的东皇殿，就更被歧视，形同化外了。例如：当时官渡、长沙的人，见到背石灰、豆子下去贩卖的东皇殿的劳苦大众，背的是尖底背兜，拄的是拐杖，就爱在背后指点讥笑，甚至有公开喊“硝蛮”的（因为他们衣服褴褛，面目黧黑）。这虽反映出当时官渡长沙部分群众的珍域之见，但东皇人民的愚昧落后，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东皇机关有区公所（禹王宫，即现在东皇区人民法院所在地）、东皇镇（区领导下的镇，地址设现黎光远的铺面，当时开设茶馆），民国初年的区长是太平场的李弼臣，李弼臣死后由他的儿子李云九、李畴九、李博九和他的女婿王禹门轮流接替担任，中间安岳的刘级三、永川的覃鑫源、寨坝的张庆光虽然都在东皇各作过一任区长，但时间很短。东皇镇长在一九三七年以前长期都是李弼臣的侄儿李泽荣担任。一九三七年以后，陈安南和袁栋材也都作过一段时间的东皇镇长（当时东皇已改区为镇）。一九四五年以后则有谢光宗和李云九的女婿胡德均为争夺东皇镇长一席，各树一帜，在乡民代表中各拉选票，结果胡德均依靠岳父李云九的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当了东皇镇长。

区（镇）里设有文牍、会计、司书等人，还安装一台电话机，有电务员一人，专门负责向上司汇报情况，外有区（镇）丁数人，作为传讯原、被告、调解田、土等纠纷以便敲诈勒索的走卒。区（镇）的工作，除给反动政府征粮派款、拉兵或组织乡丁护送烟帮获取报酬外，工作人员，真是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烟榻横陈，吞云吐雾，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以致民怨沸腾，匪风猖獗。

一九一四年，程寨土匪袁××聚众数十，夜袭东皇，将东皇街上抢劫一空，群众损失颇钜。一九二六年，土匪赵九成在箐口杀死缴款人员，劫去税款硬币数百元，后赵被捕获枭首，用木笼将首级悬挂箐口示众，笔者于一九三二年经过箐口，木笼内头颅白骨尚存，经过阴森森箐口狭谷的来往行人，无不触目惊心。一九三八年以后，土匪四老环（王××别号狗罐子）率众数十人枪，盘据在天鹅、长嵌一带，杀人越货。一九四一年，土匪王绍明则率众窜扰于东皇附近，象箐口和新店子（现过磅房）这样近的地方，都时常出现拦路抢劫甚至杀人的勾当，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匪，居民一夕数惊，无法生活。

东皇殿还没有卡子一个，由赤水侯之担部的税捐总局委派卡员一人和卡差数人，日夜巡查，向来往行商征收百货捐税。那些卡差凶如虎狼，只要拿获了没有上税的货物，不管多少，他们总是节外生枝，尽情敲榨，有的小商小贩，弄得血本丧尽，无法归家，只好流落异乡，沦为乞丐，所以在群众中还流传着“国民党的吃人税，吸的是买卖人的血和泪”。

东皇殿的文化教育，解放前也是落后到了极点。一九三〇年以前，东皇只有初级小学一间（校址设火神庙），四级四班，学生只有五、六十名。一九三〇年改为完全小学后，学生也只得一百多名，教师除本地一、二人外，绝大部分都是从官渡、长沙、温水等区聘请来的，因为本地文化人少，就连区里所用的文牍、司书也都是外县外省人，例如李弼臣

时期用的马季常和李博九时期用的文牍杨文祝、李鼎周，都是合江、赤水等县的人，这就说明东皇区（镇）教育事业的不发达，形成遍地愚氓的落后面貌。

东皇殿解放前的文化，说来更是可怜，笔者在东皇住了将近十年时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没有听过一次好的音乐，当时只有李博九买有一部留声机，把它当着稀世奇珍看待，平时把它藏在柜子里，一点也不拿出来放听，只有在隆重的节日才取出来放过三、五张唱片，就是这点稀微的耳福，也只有学校的教师和区里的工作人员才能享受，广大群众是不能参加活动的。至于图书和刊物，简直是炉里找雪，形同绝迹了。戏剧在东皇更是罕见，只有很难得的机会才向外地请戏班来演唱，但那时的戏班子，由于旧社会的习染，恶习甚多，许多不健康低级下流的剧目都搬上了舞台，那里谈不上为群众文化服务，只不过供统治者消遣而已。基于这样的社会，东皇民风虽然朴实，但封建思想浓厚，鬼神观念很深，什么“观花走阴、降神扶乩”他们都认为“真实”得很，因而随时被一些江湖术士愚弄，诈骗钱财。

东皇土地硗瘠（大多数是黄泥），气温很低，加以农民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只知墨守陈规，无法改革，因而长期造成农作物不但产量少（每亩四百斤左右），而且品种也不多的状态，例如白菜和红萝卜，解放前东皇就完全没有栽种过，据说是“土地不出”，好象上帝早就给东皇人民规定了不该吃白菜和红萝卜似的，他们就只能听天安命，不能非分地享受这样的口福。象这样广种薄收，还要受到官僚地主、区团保甲的残酷剥削，一遇水旱虫灾，更是大量减产，东皇农民尽管终岁勤劳，结果还是衣食无着，饿倒沟壑呢！

解放前，东皇只有黄顺章开的一家铁匠铺，只能替农民打点弯刀、镰刀、锄头、耙梳之类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但东皇地属四川盆地边缘，它附近的马临、下犁、水山、岩口、太平山等处，煤、铁含量丰富，可惜都没有大量开采。在马临、猫儿嘴、太平山等处，只有农民使用土法建成的小煤窑，用人工挖掘，不但出煤量少，而且开采时很不安全，经常发生瓦斯爆炸，顶层垮塌等事故，农民把挖煤视为畏途，说人进煤窑是“埋了没有死”，所以地下煤量虽丰，开采却少，无异遍地金银却蕴藏而藏之。下犁、水山、岩口等处铁矿也很丰富，过去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后来有一些川籍商人如刘级三、刘海丰、杨国良等开办小型铁厂，挖矿炼铁，取得厚利，有一些小商贩也组织起来，或开厂、或搭伙，于是铁业才比较为人们所重视。但铁的储量丰富，开采者亦不过九牛之拔一毛而已。

东皇殿设有商会（会址在原来的保健站），由于四川来东皇的商人比较多，为了搞好团结，早就成立了帮会。安岳、遂宁来东皇的商人共同组织“安岳帮”，刘级三、刘海丰等是后来“安岳帮”的代表人物。合江、永川、璧山等县的商人则组织“大河帮”，王海铨、罗恒鑫等就是后来“大河帮”的代表人物。又按行业归口，在商会的领导下，成立布疋、山货、烟酒、饮食、栈房各行业。除王海铨经营布业，刘海丰开办铁厂，买房置地，成为东皇的新兴地主外，其余大都是零买零售，撑持着一个小小铺面，艰苦度日。

东皇的布业商人只有几家。徐建章卖疋头兼卖百货。他的店内间或摆上一疋半疋华丝葛（麻织品）和十段八段阴丹士林或青粉布外，就只是一些针头麻线之类的东西，这就是

当时东皇独一无二的比较洋气的卖宽货的布店。此外，只有陈元禄在他开设栈房柜台的货架子上堆放着十件、八件窄的土布，其他就找不到放有布疋的布店，只有赶集天，才能看到三、五几个摆着摊子放上十件八件土白蓝布的布客，这就反映了解放前农村购买力的薄弱，市场的萧条。

山货业也并无一家堆有山货的门市商店。经营山货业的商人，只是赶集天在街上窜购或到附近的市场上收买。他们资本短少，只能每天东奔西跑，搞一些十斤八斤土漆，三张五张兽皮的零星交易。

一九三〇年，东皇的饮食业只有胡二师和王树槐合开的“又来开”炒菜馆一间，只卖面食和酒，没有卖饭。就是这样小小菜馆，由于缺乏资本，都几经停业，垮了又开。他取的店名“又来开”是有其深刻含义的。至于卖小菜便饭的栈房，全街只有陈元禄、王银周、罗恒鑫数家，就只能添锱儿头和买小菜，都常有客去房空之感，这说明当时东皇商业的萧条，来往客商的稀少。

东皇的烟（大烟馆）酒，在解放前要算是最兴盛的行业，一遇赶集，街上卖酒（商人自己烤的包谷酒）的摊子不下数十处，桌子上放着酒坛和十余个小碗，没有一点菜肴，人们就叫做喝“冷单碗”，环境既不卫生，酒质也很恶劣，但农民们一到街上，总爱聚集其间，赶集的下午，到处都可听到猜拳声、吵闹声，到处也可以看到颠倒糊涂、呕吐狼藉的醉汉。他们在辛勤劳动之余，真是“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了。至于大烟馆更是触目皆是，除正式营业的一、二十家外，可说每家都有客灯一盏作为应酬品使用，随便你到那家，喝茶后，就要请你登上烟榻吸口大烟，好象现在朋友相

见敬枝纸烟一样。当时东皇染上烟癖的人很多，终日吞云吐雾，与芙蓉仙子成莫逆之交，还管你什么国家大事、地方兴废！所以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刀光，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七·七”事变的炮声，尽管国家沦亡，民族危在旦夕，但沉溺在浩瀚烟海中的东皇，却好似处在世外桃源一样，一点也没有受到震动。

当时东皇的赌风也非常兴盛。由于没有正当的娱乐场所，特别是一些公务人员和商販，大家在酒醉烟足之余，借此博取赢利，于是什么“四门滩”呀，“牌九”呀，“掷骰子”呀，“麻雀牌”和“泸州大贰”等应有尽有，无不应运而生，一到夜间，到处“喝雉呼卢”烛照通宵。在赌场中，有的丧尽资本，挺而走险，沦为盗贼，有的倾家荡产，流落街头成为乞丐。旧社会的丑恶风气，真不知毒害了多少有为的青年，浪费了多少有用的劳动力啊！

东皇在解放前猛兽经常出没，近如九龙山和黄家坝（现在的农场），稍远如箐口和坭垭，经常有虎豹伤人，九龙山和黄家坝的许多小孩，都被豺狗咬吃。原东皇公社的秘书袁正华同志幼年时就被豺狗叨过。那时候常有豺狼虎豹大摇大摆地在东皇街上寻食，真是骇人听闻。自然环境是如此，社会现实也是如此，解放前的东皇，同全国各地一样，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的社会，不管朝野上下，都是虎豹横行、豺狼当道的世界啊！

霹雳一声春雷震，拨开乌云见青天。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习水也迎了解放。为了照顾全面，建设地方，五一年三月，习水县人民政府由温水迁设东皇，草创之初，真是百废待举，县人民政府暂设

习水县城全景



习水县城五星街口



• 93 •



习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一角

解放前东皇镇公所内（即原火神庙，解放前东皇小学已另建，东皇镇公所移驻于此），公安局暂设解放前的东皇区公所所在地（即禹王宫），都只有几间狭隘的房屋。

一九五一年笔者到东皇参加教师寒假学习班，亲眼看到当时的县人民政府，不但科局的办公地点无法安排，就连县长和秘书都只能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工作。国民党留下来这个烂摊子，不但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腐败落后上，而且也表现在政府机关办公地点的简陋上。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东皇人民解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地方建设确是日新月异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改天换地。真是山河变貌，人换新装，和旧社会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自桐（梓）赤（水）公路通车后，习水居公路干线的枢纽，为了城乡物货交流，繁荣经济，习水人民鼓足干劲，大搞农村建设，逐步建成了许多乡村公路，有支线从东皇经马临、隆兴、陶罐直达淋滩、岔角，为丰富的煤矿产区建成输出的动脉，运煤的车辆，川流不息地奔驰在公路的大道上，使千万年来宁静在地下的宝藏，日夜不停地散播在川南、湘西、黔北各县市，为大工厂提供了动力资源和解决了广大群众炊事用的燃料。

林区公路从东皇经太平场至小桥坝和红旗，使数千万亩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得到开发，铁路的枕木，建筑的材料，都从这绿色海洋中采伐，运销外省外县，为国家和地方建设提供了数以千万个立米计的木材。

乡村公路从东皇草连坝经太平山至迴龙、桑木、二郎坝

再经三合直通仁怀、遵义；另有支线数条：从东皇的官渡河至石门；从土城到醒民再经太平渡直达四川的古蔺；从习水的温水区经大坡、寨坝直达四川江津县的白林。使沿线的土特产品如：习水大曲、土漆、硫磺、药材……等畅销各地。并在沿线场镇开办了水泥厂、化肥厂、硫磺厂、酒厂、糖厂、陶瓷厂等地方工业，安排和培训了许多技术人员，真做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促进了习水县城关镇的繁荣和发展。

东皇的街道，解放三十多年来，也逐步修建起许多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南从新华桥至黑桥，建起了许多机关的办公地点和宿舍，高耸的县委、人大常委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耸立在公路的交叉点上，还有人武部、新华书店、邮电大楼、财贸部门的百货公司、纺织公司、糖烟酒公司、药材公司、五交化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宽敞的一中校园以及政协所在地的大礼堂和政府招待所等，都巍然屹立，金碧交辉。公路两侧，树影摇曳，掩映其间。北由农机厂修建许多工人宿舍至黑鹿岩，并延伸至老气象站。烟囱高耸入云，每天汽笛长鸣，工人积极工作，为国家多出产品，振兴中华。又由邮电大楼左侧沿公路修建街道，经农场直至黑鹿岩，新建的宽敞壮丽的习水汽车站，雄踞在公路的中点，为上下车辆提供了停车出车的方便。又有习城大饭店为驾驶员及来往客人供应食宿，使过去狭窄简陋的习水县城关镇成为南北长约三公里，东西宽约两公里的城镇。三、四层楼的新式建筑到处可见，宽敞的水泥公路横贯南北，车辆络绎不绝。

至于农业，在中央农业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大兴水利，